

國文學 上卷

陳易園著

四四〇二六六

自序

文集文評之製始於魏、晉，而盛於齊、梁，顧合二者以成書式正宗而啓後學者，則迄於今，尙缺有閒也。曩在民元，與桐城姚仲實、姚叔節、吳辟疆，吾鄉嚴幾道、陳石遺、林畏廬諸老，同執教國立北京大學，羣居談論，以爲文評之事，至明清而極精，文集之類，待姚曾而始備，是故昭明之選，彥和之書，在昔號爲空前者，及今觀之，猶有待於推擴。蓋自齊梁以來，時逾千載，文學之作，奚啻京埃，輯錄論議，以續蕭劉之業，又烏能以稍緩？自時厥後，畏廬有論文之編，仲實有文學研究法之著；惟畏廬所論，多涉文質，而仲實之言，則體質兼賅，正變咸統，洵爲彥和以後之名著，惜其祇及文評，而文集闕焉，使讀者未獲觀其實例，以互相印證，則美猶有憾也！國文學之撰，蓋本乎前茲所討論，而南歸十載中所取以教吾鄉諸大學者，分體爲授，證論以例，首起原，次變遷，又次制作法，而終之以模範文，誠欲綜衆製之長，立一貫之論，揭前賢之祕，作後起之師，使學者知達情述事之有其方，喻衆牖民之有其術，而吾國文章之道，固不難而易也。特以講肄事繁，載筆時鮮，居諸易逝，作輟無恒

，積十年之久，所得祇二十萬言，竊惟吾國文學廣博，非用蘇軾八面受敵之法治之，不足以盡其境。吾書之例，其犖犖大者，爲體製、時代、學術、派別四端。體製之中，復分爲古文辭、詩歌、詞曲、小說、新劇、新聞雜誌文五者，茲之所就，僅有古文辭之目，而評論已具之模範文，才六十篇耳；且也綜全書所言，其愜心者，十之六七，其未安者，亦十之三四焉，以故朋交見者雖多稱許，迄未敢公之國人。而人事紛擾，屢稽賡續之期，及門中如林生志璽、梁生孝瀚、施生拱、郭生毓麟、游生叔有，主先刊第一編尤力；施郭二生，且躬肩章句讐校之勞，重違其意，爰付刊行，以塞諸生之望。用識其緣起如右文。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陳遵統易園父作於福州協和大學之文學院

國文學目錄

緒言.....一

第一章 古文辭.....四

第一節 著述門.....五

第一款 論著類.....五

論著類模範文.....六

小戴禮學記.....六

二 莊周逍遙遊.....二〇

三 韓愈原毀.....三四

四 蘇軾論武王.....三七

附論著類分目.....四一

第二款 序跋類.....四一

序跋類模範文.....四四

國文學講義 目錄

二

五 易繫辭傳中三章……………四四

六 詩關雎序……………五六

七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六一

八 劉向戰國策目錄序……………六三

九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六七

附序跋類分目……………七一

第三款 辭賦類……………七一

辭賦類模範文……………七一

十 屈原離騷經……………七三

十一 班固兩都賦並序……………九八

附辭賦類分目……………一二四

第二節 告語門……………一二五

第一款 命令類……………一二五

命令類模範文……………一二六

十二 尙書牧誓.....一二六

十三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一二八

十四 陸贄代唐德宗擬奉天改元大赦制.....一三一

十五 宋濂代明太祖擬諭中原檄.....一三三

附命令類分目.....一三五

第二款 陳議類.....一三六

陳議類模範文.....一三七

十六 李斯諫逐客書.....一三八

十七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一四〇

附陳議類分目.....一四五

第三款 書牘類.....一四六

書牘類模範文.....一四七

十八 春秋左氏傳管使呂相絕秦.....一四七

十九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一五〇

國文學講義 目錄

三

二十	曹丕與吳質書·····	一五四
二十一	韓愈與孟尚書·····	一五七
二十二	王安石答曾子固書·····	一六〇
二十三	宗臣報劉一丈書·····	一六一
	附書牘類分目·····	一六二

傳

國文學講義

陳遵統易園父講述

緒言

文章講述之法，約之有四：一、以體製爲主，由各種文章中，別爲若干門，又細別爲若干類，而逐類詳其制作之要，取名著以證之也。二、以時代爲主，就各時代之文章中，取其最有關於時代性者，揭而論之，以見其時代之政治現象，與夫羣衆心理焉。三、以學術爲主，凡關繫經學史學文學哲學範圍之文章輯而錄之，參伍錯綜而研究之，而數千年來學術之源流，無不明矣。四、以派別爲主，吾國文體既蹟，而各體之中，又分爲若干派別，舉其重要者著之篇，而各派之面目莫不顯露矣。右四法中，一二爲普通講述之法，三四則特殊講述之法，而一二之中，一又常先於二焉。茲先卽一之範圍內而講述之，附以重要之模範文焉。

吾國文章，自創造以來，洎於今數千年矣。應於社會之情事，其用益宏，而其體益繁，一體有一體之用，非洞悉文章之流別而窮其本源者，固不能制作咸宜而收其效也。則辨體尙己。文章之興也，以代結繩之政，故記載文爲先，其後繼以告語文。東周以後，政教既衰，論議漸起，著述之文盛焉。而人事既繁，記載益蹟，人與人相互之間，隨在有所交接，告語之文，亦愈以弘廣矣。

文章既有其體用，於是治文章者，多以辨體爲務。古今辨文體者，摯虞流別，久已散佚。厥後劉勰文心雕龍四十九篇，雖於文章利病，窮極微妙，惜論體裁之別，僅二十五篇，類既不分，體復弗備。任昉文章緣起，隋志已稱逸失，今所流傳，多疑贋本。北齊顏之推家訓，論文體出於五經，亦未能統舉

各體，詳加討論。自昭明文選，分類三十九，宋元以來，總集別集，雖稍更其列目，要以文選爲主。但文選分類，以形而不以質，久爲前哲所譏。至明吳訥文章辨體，徑增爲五十類。而徐師曾之文體明辨，又細別爲百一類。蓋徒從形體上觀察，雖千百類亦何能盡。自姚鼐古文辭類纂，分部十三，以質爲主而不以形，以簡御繁，於是古文之門徑，可於文體求之。然贈序書說之分類，於義究有未安。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易爲十一類，於義較密，而於體裁則未之及。且以詩入詞賦類，又不列後世之詩，亦有未善之處。間嘗攷數千年間文體之變，以爲古文辭爲一類，詩歌詞曲爲一類，斯二者自初有文字以來，已各獨立，固不能綜合而論之也。

文章之起源，韻文中之詩歌，實先於散文。蓋邃古之初，未有文字，其人民往往藉語言以發舒情意，如或發歡愉之歌辭，以表其快樂；或發嗟歎之歌辭，以表其憂思；或發雄壯和平之歌辭，以稱述祖先之功德，以陳叙一己之願望。是詩歌之興，固在文字以前也。茲再詳言之，昔尙書帝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關睢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朱熹詩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爲作也。綜上所言，其於詩之起原，固已言之詳盡無遺矣。至文之起原，則觀于尙書序而可知。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言大道也。少昊顓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至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綜上所言，於文之起原，亦已言之詳盡無遺矣。

由斯而觀，則詩歌者，自遠古以來，固已獨立于散文及其他韻文之外，而蔚爲大國焉，則不能不以言之也明矣。矧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去文益遠乎？至如晚近以來，社會教育之工具，常有賴於小說、戲劇、新聞雜誌，雖其起原有遠有近，而其用既宏，較之古文辭，或有過之而無不及，則亦治文章者所當加之意也。

復次，有韻之文與無韻之散文，在昔多以之分類者，不知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顧炎武曰：知錄中所說）故易之彖、象、雜卦用韻，然其中亦有無韻者，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不用韻，然亦有一二用韻者。尙書禮記，無韻之文也，然亦偶然用韻。詩經用韻也，然亦偶然不用韻。觀此則文之有韻無韻，皆順乎音節之自然耳。茲編以詩歌詞曲，劃於古文之外，而其他有韻之文，則合之爲辭，以附于古文，命爲古文辭焉。蓋亦從桐城姚氏之書所定也。（駢儷之文，在昔與散文本不分也，班固以後用偶特盛，至於六朝，其弊已極，唐人復古，乃謂奇者爲古文，然駢儷文無論有韻與否，固皆文也，不當別爲類，當合於古文辭之中，）

然則古文之範圍，從體製言之，一、爲古文辭，二、爲詩歌詞曲，三、爲小說，四、爲新劇，五、爲新聞雜誌。而古文辭者，當參合姚曾二氏，以質區分之法，逐類言之。凡此數者，一一言其源流正變

，及制作之法，且附以古今之名著，以資循習，而待學者之隅反焉，斯本編之旨也。

於終當加意者，行文首在蓄理，理不深者，不能爲文。次則非周知世務與人情風俗以博其識，亦不能爲文。又次則修詞鍊氣，以爲文采，則文章之道立；而可收其用矣。此各種各體之所共通也。（於語體文亦然）而未流之大弊，一曰晦淫，二曰貢諛，三曰飾僞，四曰務華。非力屏之，則雖有上列諸美，亦不足以語行文矣。抑經生之爲文也，拘于古訓，而不知世務；學士之爲文也，驚于文藻，而不究本原；均無當也。滄海橫流，國勢日亟，學爲文章者，宜以最短之時，習至深之文，以最新之識，治邃古之學，而後恢其日力，以事百學，夫如是，學可興也。夫文，本難也，宜使之易，學，本深也，宜使之淺，文化之開，民智之進，胥賴乎此也。諸生勉之！窮其源流，洞其表裏，由文章之體類，窺制作之精英，周情孔思，文不在茲乎？是在吾黨！是在吾黨！

第一章 古文辭

古無所謂古文辭也，自屈宋變三百篇之體而有辭，至漢而賦體特盛。賦者，古詩之流也。（見班固兩都賦序）古文者，唐人矯六朝之弊，而復于古之散文，因以別于駢儷，而後立古文之名者也。

吾國之文，古昔莫盛于東周，其時之文，主在明道，道盛則文亦盛，道卑則文亦卑，視後世之專務爲文者異也。東周以後，首推西漢，明道之文，雖遜于東周，而指陳利弊，經綸世務，識既周詳，文亦樸茂，有華有實，不失文學之創造精神焉。東漢之文，盛於班固，而亦衰於班固，固之文辭，以整而奇，一代之傑也。至其末流之失，則學固者，寢趨于聲律排偶致之也。溯自東漢之末，文章之氣骨漸墜，緣飾詞藻，華而不實。魏晉之際，文章衰矣，就其善鳴者，其聲輕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詞淫以哀，其

志弛以肆。其爲，助學之流無章，至陳隋而極矣。唐初文字，已稍返於東漢之末，蓋物極必反，理有固然，特至韓氏刀？憲，法然唐宋以後，以科舉取士，國家之對文學，恒有一定之法度，全國鄉風，一趨模擬，文章終，不能感北宋時，歐曾蘇王之流，偶一中興，而亦無補于事，則以平民文學不興，所謂古文辭者，亦終也。此古也。于是有志之士，乃有屏棄古文辭，以爲不屑屑者。而詩則自唐以來，更歷初、盛、中、晚，舍畧漸窮，亦有不能不變之勢，此小說詞曲之所由代興也。

第不成 著述門

第一款 論著類

論著者，著作之無韻者也。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蓋皆古君子著書立說，以明理達道析疑解惑者也，六經尙已，而戰國之時，諸子百家，論議譌起，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孟子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淺深，文有工拙，要皆能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如莊如荀，特超超於諸子，諸子之爲文也，各以所蘊之理，發爲文章，其所蘊之理何若，而曲折以達之也，所取之文氣與文勢，因以不同。儒家之文實，道家之文玄，名家之文辯，法家之文刻，縱橫家之文詭。蓋非如是不足以達其所蘊也。故古之爲論著之文，多有專書，而其文首尾一致，詞旨不渝。唐宋以下爲古文者，韓退之著論則取於六經孟子，柳子厚則取於韓非賈生，蘇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焉。而論著之文，釋義論理，指事達道，其爲文也，須自立門戶，嚴爲壁壘，務使無懈可擊，而崇論閎議，又能層出不窮，千轉萬變，飛揚生動，曲折透達，以傾動人之聽聞者也。在各門各類中，實爲最難。其爲之也，一、當具正反理，欲庸衆所共曉者，必

當明辯以哲，正言之不足，反言之焉。二、當繁徵引，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所徵引者，或以名人之言，或以已往之事，要以信人爲歸。三、當近取譬，常人之情，明于近而蔽于遠。理道遠也，而習見之事則近，因而引之，無不明矣。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四、當明斷制，語博所以實吾說，語約所以明吾旨，先博而後約之，則時時醒覽者之心目，而吾旨以明矣。所謂提要鉤玄者，非徒讀文，卽作文時，亦當取斯義也。以上四者，特其大要，若夫神而明之，變而化之，則在探討古今立言之法，因而宏之，存乎其人矣。古今論著文之工者，以經言，則有如禮記之學記樂記，以諸子言，則如孟，如莊，如荀，如韓非，書中均不乏卓越之作。（莊子內篇七篇，荀子如解蔽，正名，天論，正論，性惡，禮論，樂論諸篇，韓非如五蠹，六反，心度，說難，孤憤等篇，均可讀。）以漢唐宋之文家言，則如賈誼過秦論，韓愈原道、諱辯、獲麟解、師說，柳宗元封建論、桐葉封弟辯，李翱復性書，歐陽修朋黨論，蘇洵管仲論，蘇軾武王論、留侯論、鼂錯論，蘇轍六國論，王安石原過、復讎解，均論著類之傑作也。（凡編中所舉各類參，多取於姚鼐古文辭類纂，及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簡編，以便同學之探討。）

論者，又辭模範文

古昔小戴禮學記

此爲說理，周以後，是禮記中第一等文字，於教學之法，能舉其要，雖時異古今，然斯理固不變也。其文先後，不失文節釐然，非徒理精，文亦大佳，茲分析之如下：

發慮憲，求至其末流，諛聞，不足以動衆，就實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不實。魏晉

此爲第一章，標明學之爲要，以諷聞動衆，引到化民成俗，而後現出學字，看他層層開，是何等精神？何等筆力？憲、法則、慮、思慮，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善良，親也。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衆人。就往就賢、以禮自下於賢德之士也。體，謂設身處地，而諒察其心，遠、疏遠之臣也。此二者可以動感衆人，未能化民也。化民成俗，謂以德化民，使一教化，蔚成風俗也。此其事，舍學何由哉？此所謂學，乃大學中所謂明德新民之學，非小儒之所謂學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此其謂之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古之君，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此爲第二章，承上章學字，而申明教與學之均爲要，引喻以明之，徵證以實之。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也。教學爲先，以立教立學爲先務也。說命、商書篇名。典、常也。玉不琢以下五句，承上文申明不可不學之故，以玉與器比人與道。蓋常人之識，明於近而蔽於遠，故說理之文，以引喻於近爲上。引喻之外，又徵引古事古語以實之，則尤可以動人心目，以常人恆尊古聞也。數語中，先以舉王者之先敏學，即繼以說命之言，於是乎所發之理，信而有徵。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已所未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苦也。自反，僅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黽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教人，與師資於人，皆互爲長益也。數學半之數，作效人解，謂數人則有益於己之學者半也。又數亦作教人效己解，謂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以修己立其體，教人致其用，合之乃爲學問之全功。此即所謂教學相長也。雖有嘉肴以下十二語，承上文再申明不可

不學之故。以嘉肴喻至道，以食喻學。又繼言教與學之益，而引古語以實之。作法全與上數語同，特復加此數語者，所以再三申明之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此爲第三章，言古者教育制度及考校之法，仍徵引以實之。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焉。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作州，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爲序，序者，教黨學所升之人也。五州爲鄉，鄉之學爲校，而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每歲也。中年，中間一年也。每間一年而考校其所習之藝之進否也。離經、離絕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徒無睽貳。博習、則不以程度爲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好。論學、講求學問之義。與也。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是學之小成也。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能守其正，而外物不得以奪之也。至於九年，則以上數語，舉古之爲教之制度。易俗謂變其汚俗，成俗，則變汚俗而成美俗，意同。是學之大成也。士而使之服官，以應當世之務，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學教人之道也。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故引以證其說。上文教育制度，而斷言其功效，又引古記之言，而取喻於蟻，以顯其理。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

二物，收其成

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此爲第四章，言大學教人之大節目，然僅及教之外體。始教入學者，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宵、與小通，宵雅、詩小雅也。當祭菜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鹿鳴爲燕羣臣之詩，四牡爲勞使臣之詩，皇華爲遣使臣之詩，皆居官任事時事。蓋以居官受任之美，導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古者用必以賢，學成而用。入大學者，志在服官，既入官矣，必舉其職。視今日學成不盡服官者不同。而古今情事互異，固亦不失爲美制，讀者觀其通可耳。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令發箴，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書言惟學遜志，蓋發箴者，防其挾邪曲之書也。夏、榘也。楚、荆也。榘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爲朴，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禘、五年之祭也。視學、所以觀學者之成績。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使之大成也。以身教不以言教，使時時有所觀感，而又弗語以使之默窮其理，欲存其心而有以自得也。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爲學之等當如是，而不可踰躐也。按此與英國學風各同，有秩序，是其所長，而太束縛，亦其所短耳。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爲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也。官先事，士先志，謂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向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爲學也。王子塾問：士何事？孟子曰：尙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尙志也。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中，上句皆教者之事，下句皆學者之志。以上七事，舉大學教人之大節，然僅及教之外體。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治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爲第五章，言大學中之課程也。己及於教學之內質。謂大學之所爲教，四時之教，各有正業，

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絃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是也。弦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樂也。凡爲

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本至於安，則在乎爲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縵、

操弄琴瑟之絃也，初學者手與絃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乃能習熟而安於絃也。詩人

託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

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升冕之類。先王制作，禮

各有服，極爲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

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興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己者。藝、卽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

不與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

志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按此數語，皆教學之內

質。夫然以下，承上文而言教之外體及內質，既兼施矣，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於道也。時

敏、無時而不敏也，厥、其也。厥修乃來，言其進修之益，如水之源源而來也。自大學始教，至厥修

乃來，其此之謂乎止，言古者大學教法之善，而又引書以明其效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